

WORLD CLASSIC MASTERPIECES SERIES

名著新译书系

理智与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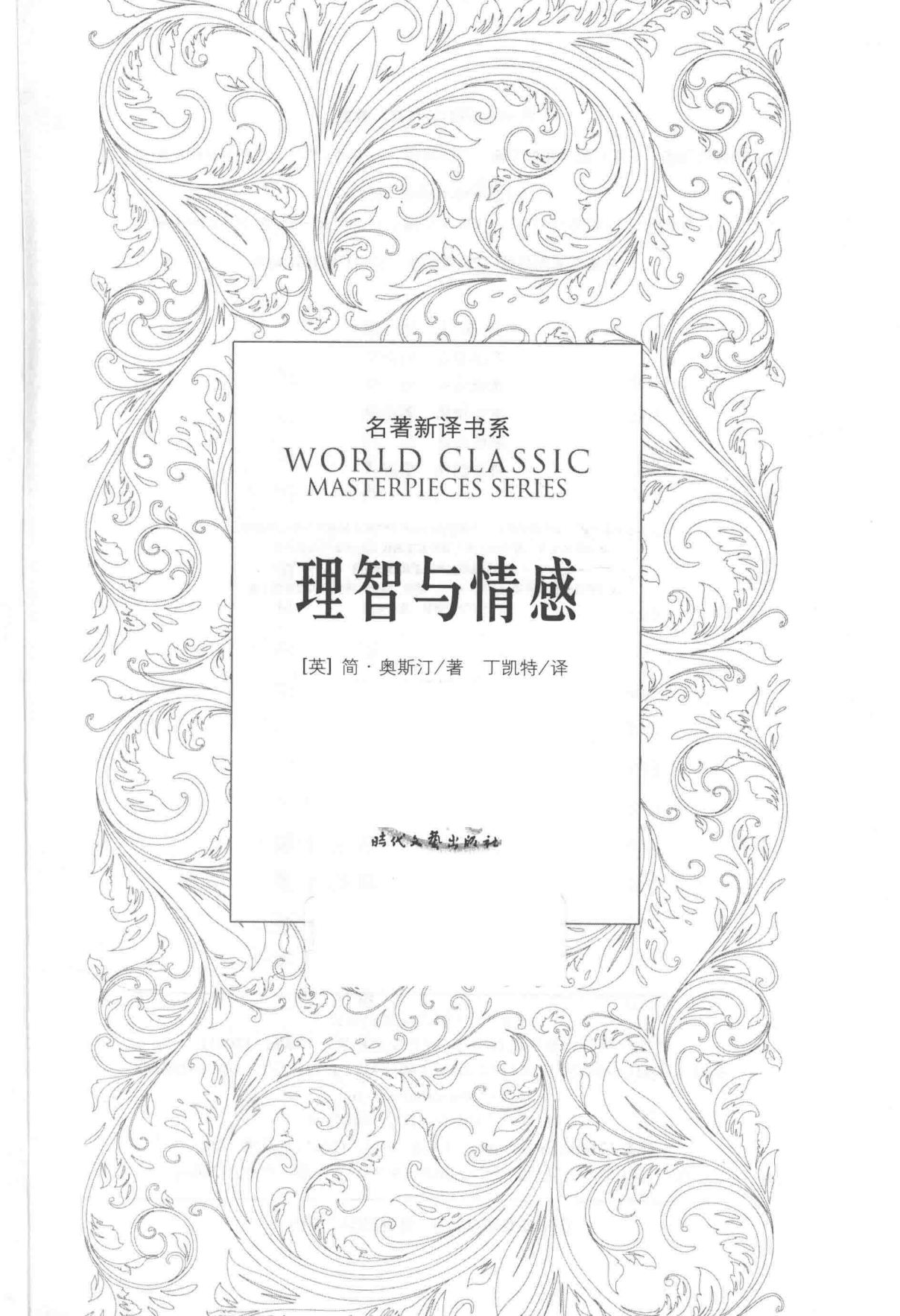


Sense and Sensibility

[英]

简·奥斯汀 著

丁凯特 译



名著新译书系
WORLD CLASSIC
MASTERPIECES SERIES

理智与情感

[英] 简·奥斯汀/著 丁凯特/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智与情感 / (英) 简·奥斯汀著; 丁凯特译.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387-4552-8

I. ①理… II. ①简… ②丁…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7646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选题策划 方伟

责任编辑 姜程程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隋淑凤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理智与情感

[英] 简·奥斯汀 著 丁凯特 译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316千字 印张 / 19

版次 / 2015年9月第1版 印次 /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32.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001
第 二 章	005
第 三 章	010
第 四 章	014
第 五 章	018
第 六 章	021
第 七 章	025
第 八 章	028
第 九 章	031
第 十 章	036
第 十 一 章	042
第 十 二 章	046
第 十 三 章	051
第 十 四 章	058
第 十 五 章	062
第 十 六 章	069
第 十 七 章	075
第 十 八 章	080
第 十 九 章	085
第 二 十 章	092
第 二 十 一 章	098
第 二 十 二 章	106

第二十三章	113
第二十四章	118
第二十五章	124
第二十六章	128
第二十七章	133
第二十八章	139
第二十九章	143
第三十章	152
第三十一章	159
第三十二章	167
第三十三章	174
第三十四章	182
第三十五章	188
第三十六章	194
第三十七章	201
第三十八章	213
第三十九章	221
第四十章	225
第四十一章	232
第四十二章	238
第四十三章	244
第四十四章	252
第四十五章	265
第四十六章	269
第四十七章	276
第四十八章	282
第四十九章	286
第五十章	295

第一章

达斯伍德家族在苏塞克斯定居多年。家中有个偌大的庄园，府邸设在庄园中心的诺兰庭园，数代以来一直过着体面的日子，在邻里间名声颇佳。已故的庄园主人是个单身汉，活到很老。他在世时，妹妹长年陪伴他，替他管理家务，没想到却早他十年过世。为了填补她的空缺，庄主将侄子亨利·达斯伍德一家接到家中。亨利是诺兰庄园的法定继承人，老达斯伍德打算把家业传给他。这位老绅士得到侄子夫妇及其子女陪伴，日子过得倒也开心，并越来越喜欢他们。亨利夫妇除了出于利害关系，也出于善良的天性，对这个老人百般照料，使他晚年享尽了天伦之乐。而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也为他的生活增添了乐趣。

亨利·达斯伍德与前妻生下一个儿子，与现在的妻子生了三个女儿。儿子是个稳重的青年，当年他的母亲留下一大笔遗产，当他长大以后，将一半财产移交给了他，因此奠定了厚实的家底。不久后他结了婚，又得到一笔财产。因此，父亲能否继承诺兰庄园，对他远不如对他的几个妹妹来得重要。要是父亲不能继承这笔家业，这几个妹妹的财产便微乎其微。她们的母亲一无所有，父亲仅掌管七千英镑，而对前妻另一半遗产的所有权只在生前有效，他一去世，这一半财产亦将由儿子继承。

老绅士死了。宣读遗嘱时，才发现它令人既高兴又失望。他并不偏颇无情，仍旧把庄园传给了侄子，但附加条件却使它失去了一半的价值。原来，达斯伍德先生之所以想要这笔财产，是顾念妻子和女儿，而非为了自

己和儿子着想，但遗产偏偏指定由他的儿子和四岁的孙子继承，这么一来，他便无权动用庄园的资产，或者变卖它们来赡养他最亲近、也最需要赡养的家眷。

全部的家产都因为这个小孩儿被冻结了，过去，他只不过偶尔随父母到诺兰庄园来几趟，就像其他两三岁的娃娃一样，没什么特别讨人喜欢的地方。但他那牙牙学语、淘气吵闹的模样，却博得了老绅士的欢心。相较之下，侄媳母女多年照顾的情分却变得无足轻重。但这个老人也不苛刻，为了表示对三位女士的一片心意，他仍然分给每人一千英镑。

达斯伍德先生起初极为失望，但他生性乐观，认为只要自己活久一些，凭着这么大的一个庄园，再加以改善经营、省吃俭用，就能攒下一大笔钱。然而，这笔迟来的财产只在他名下维持了一年，当他叔父死后不久，他也撒手而去。留给女儿们的财产，加上叔父的遗产在内，总共不超过一万英镑。

当他病危时，家人赶紧找来他的儿子。达斯伍德先生用最后一口气向儿子做了临终的交代，嘱咐他照顾继母和三个妹妹。

约翰·达斯伍德不像家里其他人那么多愁善感，但受到这样的嘱咐也深受感动，他答应尽力让她们母女过得舒舒适适。他的父亲听到这番许诺后便放心了。这时，约翰开始精打细算起来，思考自己到底该为她们尽多少力。

这位年轻人的心地并不坏——要是冷漠和自私也算得上坏心的话。大致上，他很受人尊敬，因为他办事总是十分得体。假如他能娶个和蔼一点儿的女人，也许还能更受人敬重，甚至自己也会和蔼一些。无奈他结婚时还太年轻，太溺爱妻子。约翰·达斯伍德夫人很像她的丈夫，只是心胸更狭窄、更自私。

他向父亲许诺的时候，心里就在盘算，要再给每一个妹妹一千英镑的资助。这件事一点儿都不难，因为除了目前的收入和母亲的另一半遗产以外，他每年还有四千英镑的收入。一想到这里，他的心里就暖乎乎的，觉得自己还能再慷慨一些。“是的，我可以给她们三千英镑，这够慷慨了！”



老绅士和四岁的孙子。

足以确保她们安心度日。三千英镑啊！我很容易就能省出这么一笔巨款。”他一连这样想了好多天，一点儿也没反悔。

父亲的丧事刚办完，约翰夫人连个招呼也没打，就带着孩子、仆人来到婆婆家里。谁也无法质疑她这么做的权力，因为自从她公公咽气的那一刻起，这栋房子就属于她丈夫的了。不过，她的行为实在粗鲁，按照人之常情，任何一个女人处在达斯伍德太太的立场上都会很不愉快，何况她是个自尊心强、慷慨大方又豪放不羁的女人，更对这种唐突无礼的事情深恶痛绝。约翰夫人在婆家从未受过任何人的喜爱，但直到今天她才有机会向她们宣示：必要时，她的行径可以全然不顾别人的死活！

达斯伍德太太厌恶这种蛮横无理的行为，十分鄙视这位儿媳。一见到她走进门，自己也恨不得永远离开这个家。但在大女儿埃莉诺的一再恳求下，她开始考虑是否应该一走了之。最后，出于对三个女儿的怜爱，她只好勉为其难地留下来。看在女儿们的分上，还是不与她们的哥哥反目比较好。

埃莉诺的劝解奏效了。她的思想敏锐，头脑冷静，虽然只有十九岁，却常为母亲出点子。达斯伍德太太性情急躁，做事冒冒失失，埃莉诺常代表妹妹们出面劝阻。她心地善良、感情丰富，但也十分克制自己——对于这点，她的母亲还有待学习，但她有个妹妹却一辈子也不打算学。

玛丽安在各方面的才干都足以媲美埃莉诺，她聪慧善感，但做事心浮气躁，无论是伤心还是高兴，都率性而为。她为人慷慨，和蔼可亲，也很有趣，但一点儿也不谨慎，与她的母亲一模一样。

埃莉诺见妹妹过于感情用事，不免有些担心，但达斯伍德太太觉得这一点难能可贵，她与玛丽安极度悲伤的情绪互相感染、助长，就这么沉湎于哀愁之中，越想越痛不欲生。虽然埃莉诺也很悲痛，不过她还能克制自己，有事能与哥哥商量，见到嫂子也能以礼相待，还劝母亲也这么做，请她多加忍让。

小妹玛格丽特是个天真无邪的小姑娘，不过由于染上了不少玛丽安的浪漫特质，又不如她那么聪明，加上年纪仅有十三岁，心思完全不如涉世较深的姐姐。

第二章

约翰夫人如今当上了诺兰庄园的女主人，她的婆婆和小姑们反而落到寄人篱下的地步。不过，事到如今，她对她们反倒客气起来，她丈夫对她们也十分和气，这已是他对妻儿之外的人所能表现出的最大限度了。他诚恳地请求她们把诺兰庄园当成自己的家。达斯伍德太太觉得一时无法在附近找到合适的房子，不如暂时待在这里，于是接受了他的提议。

对于达斯伍德太太来说，待在这个老地方，随时都能回想起往日的欢乐，倒也不错。当她高兴的时候，谁也无法像她一样，乐观地期待着幸福的到来，仿佛期待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似的，可是一遇到伤心事，她又胡思乱想、失去理智，就像她高兴时难以克制一样，她伤心起来也是没完没了的。

约翰夫人打心底里不赞成丈夫资助他的妹妹们——从他们小宝贝的财产中挖掉三千英镑，岂不是会害他变成穷光蛋吗？她请丈夫重新考虑这件事，自己的孩子，还是独生子，他怎么忍心剥夺他这么一大笔财产呢？达斯伍德的几位小姐与他只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根本算不上什么亲人，凭什么接受他如此慷慨的资助呢？众所周知，同父异母的子女间向来不存在什么感情，但他为什么偏要把自己的钱送给同父异母的妹妹，毁掉自己，也毁掉他们可怜的小哈利呢？

“我父亲临终时嘱咐过，”丈夫回答说，“要我帮助寡母和妹妹们。”

“他只是在说疯话！那时他八成已经神志不清了，要不然他就不会这样异想天开，要你把自己孩子的财产白白送走一半。”

“亲爱的范妮，事实上，他没有说出具体的数字，只是要求我帮助她们，让她们过得好一些。他无能为力，索性把事情全部交给我，他总不可能认为我会怠慢她们吧？但他要我承诺时，我又不能不答应——起码当时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答应了，而且还必须兑现。她们早晚会离开诺兰庄园，到别处安家，总得帮她们一把呀！”

“那就帮她们一把呀！可是何必花三千英镑呢？你想想看，”她接着说道，“那些钱一旦扔出去，就再也收不回来了。等你的妹妹们一出嫁，那些钱就消失无踪了。真是的，这些钱要是能回到我们可怜的儿子手里……”

“哦，当然，”丈夫一本正经地说道，“那可就不得了了！有朝一日，哈利会怨恨我们花掉他这么一大笔钱。一旦他的家庭人丁兴旺起来，这笔钱可就有用处了。”

“一点儿都没错。”

“这样的话，把钱扣掉一半吧，或许这对大家都好。一人五百英镑也够她们用了。”

“哦，当然够用了！世上有哪个哥哥这么照顾妹妹的，即使是对待亲妹妹，也未必做得到你的一半，何况你们只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却还是如此慷慨。”

“我不喜欢吝啬，”丈夫回答说，“这种情况下，我宁可大方一些，也别太小家子气。至少不会让人觉得我亏待了她们，就连她们自己也不会期待更多了。”

“谁知道她们有什么期待，”他的夫人说道，“反正我们也不必去考虑她们的期待，问题在于你能拿出多少？”

“当然，我想我可以给她们每人五百英镑，其实，即使没有我这份补贴，等她们的母亲一死，她们每人都能得到三千多英镑，这对于一个年轻女子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

“是啊！老实说，她们根本也不需要额外补贴了。她们有一万英镑可以分，要是结婚了，日子肯定富足得很。即使不出嫁，只靠那一万英镑生出的利息也能一起过得舒舒服服。”

“的确是。所以我想趁她们的母亲还活着时给她们一些补贴，这是不是比直接给更好呢？我的意思是给一点儿年金什么的，这么做一定能让我的妹妹和她们的母亲感受到我的心意。一年一百英镑，她们肯定会心满意足。”

他的妻子没有马上同意这个计划，她犹豫了一会儿。

“当然了，”她说，“这比一口气送出一千五百英镑好多了。不过，要是达斯伍德太太活的时间超过十五年，我们岂不亏大了！”

“十五年？我亲爱的范妮，我看她连十五年的一半也活不到。”

“当然活不到。不过要是一个人能领到年金的话，他就会没完没了地活下去。她身强体壮，又不到四十岁。年金可不是开玩笑的！年复一年地给下去，到时想甩都甩不掉！虽然你不懂，但我可吃了年金的不少苦头，因为我母亲遵照我父亲的遗嘱，每年要支付三个老仆人退休金，这件事真烦人，因为这些退休金每年要付两次，还要送到仆人手里。不久后，她听说有一个仆人死了，但后来又发现没这回事。我母亲伤透了脑筋，她说，她的财产被这样吞食下去，一点儿也不像是自己的。都怪我父亲太狠心，不然这些钱本来就是我母亲的，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所以我恨透年金了，要是叫我付年金给别人，打死我也不干。”

“一个人的收入一年年这样消耗下去，”约翰说，“当然不是件愉快的事。你母亲说得对，这财产就不像是自己的了。一到了年金支付日，都要照例损失一笔钱，这的确很讨厌，它剥夺了一个人的自主权。”

“那还用说！而且没有人感激你。她们只要按时领钱，反正你也不会多给，所以一点儿也不会感激你。如果我是你，不管做什么事，一定会自己做主。我绝不会自讨苦吃去给她们年金。每年你都要为此省吃俭用一百英镑，甚至五十英镑，这可不容易！”

“亲爱的，你说得对，还是不要付年金好。偶尔给她们一点儿钱比给年金好多了，因为给太多钱，她们只会变得挥霍无度，然后在年底花得一点儿也不剩。这样最好，我不定时地送她们五十英镑，这样她们就永远也不会缺钱用，我还能实现对父亲的诺言。”



“我简直无法想象她们要怎么花掉一半。”

“当然了。老实说，我认为你父亲根本没让你资助过她们。我敢说，他所谓的帮助，只是请你帮点儿小忙，例如替她们找间房子啦，帮她们搬东西啦，或是逢年过节时送她们一点儿食物之类的。我敢说他就是这个意思，要不然岂不太奇怪了？亲爱的约翰，你只要想一想，你继母和她女儿们靠着那七千英镑生出的利息，就能过得多么舒适啊！何况每个女儿还有一千英镑，每年能为她们带来五十英镑的收益。当然啦，她们会拿出一点儿孝敬母亲。加起来，她们一年有五百英镑的收入，对四个女人家来说还不够吗？她们的开销很少，管理家务不成问题。她们既没马车，又没马匹，也没仆人，还不跟外人来往，什么开支也没有！你看她们过得多舒服！一年五百英镑啊！我简直无法想象她们要怎么花掉一半。你要是再给她们钱就太荒谬了，说起来，她们给你钱还差不多。”

“哦！”约翰说，“你说得一点儿也没错。我父亲的要求肯定就是像你所说的那样。我终于搞懂了，我要严格履行我的诺言，为她们做点儿事情，就像你说的。等我母亲搬家的时候，我一定尽力帮她安顿好，还可以送她一点儿小家具。”

“是啊，”约翰夫人说，“不过你还必须考虑一点。你父母搬进诺兰庄园时，斯坦维尔那里的家具虽然都卖了，但那些瓷器、金银器皿和亚麻台布都还留着，统统留给了你母亲。因此，等她搬家后，屋里一定会金碧辉煌。”

“你考虑得真周到。那可是些传家宝啊！有些金银器皿送给我们可就好了。”

“就是嘛！那套瓷器餐具也比我们家的漂亮多了，太漂亮了，她们的房里根本不用再添摆设了。不过，事情真不公平，你父亲只对她们好。老实告诉你，你并不会亏欠你父亲，不用理睬他的遗愿，因为我们心里有数：要是他做得到的话，一定会把所有财产都留给她们的。”

这一点无可辩驳。要是约翰原先还有点儿犹豫不决的话，这句话可就让他铁了心。他决定按照妻子说的，像对待邻居一样对待他父亲的遗孀和女儿就好了，多做一些都是多余的。

第三章

达斯伍德太太在诺兰庄园又住了几个月，这倒不是因为她的不想搬走。有一阵子，一见到她熟悉的每个地方，她都会激动不已，可是现在已经不会了。她的情绪开始好转，不再被那些伤心的往事困扰，而是能想点儿别的问题了。她急着想离开这里，不辞辛劳地四处打听，想在诺兰庄园附近找间好房子。她留恋这里，不可能搬得太远，但也打听不到一个好地方，既能让她过得舒适，又能满足谨慎从事的大女儿的要求。有几栋房子，她本来很中意，想不到大女儿固执己见，说房子太大住不起，只好作罢。

达斯伍德太太听丈夫说过，他儿子曾郑重地答应关照她们母女。丈夫临终前听到他的承诺，心满意足地死了。她也跟丈夫一样相信儿子的诚意，虽然她觉得有七千英镑也够花了，但仍然为女儿们感到高兴。再看到这位哥哥的心地这么善良，她也为他感到高兴。她责怪自己以前不该误会他，认为他一毛不拔，他这样对待继母和妹妹们，足以说明他多么关心她们的幸福。她有好长一段时间，对他的慷慨坚信不疑。

她一向鄙视儿媳，如今在她家住了半年，进一步了解了她的为人后，又对她更加鄙视。尽管当婆婆的出于母爱，总是会注意礼貌，但要不是发生了某件事，婆媳俩也许还相处不了这么久呢！对达斯伍德太太来说，发生了这种事，她的女儿们待在诺兰庄园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件事就出在她大女儿和约翰夫人的弟弟之间，两人渐渐萌生爱意。那个弟弟是位令人喜爱的年轻绅士，他姐姐住进诺兰庄园不久，就介绍他

与她们母女结识。从那以后他就在这里消磨了大部分时间。

就利害的角度来说，一名母亲或许会设法撮合这种感情，因为爱德华·费拉斯是一位已故富豪的长子。不过，有的母亲为了慎重起见，或许反而会阻止这种感情，因为爱德华除了一笔微不足道的资产之外，所有财产都取决于母亲的遗嘱。达斯伍德太太不属于以上两者。对她来说，只要爱德华和蔼可亲，又真心爱她女儿，而埃莉诺也爱他，那就足够了。为了钱而拆散一对恋人，这有违她的伦理观念。而要是有人不认同埃莉诺的优点，也会令她不可思议。

她们之所以赏识爱德华·费拉斯，倒不是因为他人品出众、风度翩翩。他并不英俊，而他的仪态只有熟识他的人才喜欢。他太过腼腆，以至于不能显现本色。不过，一旦消除这种天生的羞怯，他的一举一动都表明他胸怀坦率、待人亲切。他头脑机灵，又受过教育，但无论在才智还是志向上，他都无法令他的母亲和姐姐满意，她们希望他出人头地——例如当个……她们也不知道当什么。她们希望他在世上发光发热。他母亲希望他爱上政治，以便跻身议会，或是高攀一些权贵。约翰夫人抱有同样的愿望，不过，在这个理想实现之前，能先看到弟弟驾着一辆四轮马车，她也就心满意足了。谁知道，爱德华偏偏不稀罕权贵和四轮马车，他一心追求的是家庭的乐趣和生活的安逸。幸好他有个弟弟比他更有出息。

爱德华在姐姐家逗留了几个礼拜才引起达斯伍德太太的注意，因为她当初太悲伤，忽略了周围的事情。她看他一声不响，小心谨慎，就对他产生了好感。他从来不说合时宜的话，去扰乱她痛苦的心灵。她对他的进一步观察和赞许是被埃莉诺一句偶然的话引起的。那天，埃莉诺说他和她姐姐很不一样，这个对比很有说服力，帮他博得了她母亲的欢心。

“只要他不像范妮就够了，”她说，“这代表他为人厚道、亲切。我已经喜欢上他了。”

“我想，”埃莉诺说，“要是你更了解他，一定会喜欢他的。”

“喜欢他？”母亲笑盈盈地回答，“只要让我满意，我一定会喜欢他。”

“你会很欣赏他的。”

“我还不知道怎么区分‘欣赏’跟‘喜欢’呢！”

之后，达斯伍德太太便设法接近爱德华。她的态度和蔼，立刻让他敞开心胸，并看出了他的全部优点。她相信爱德华对埃莉诺有意思，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才会那么欣赏他。不过，她确信他品德高尚。他那文静的举止推翻了她对一般年轻人的刻板印象，但一旦了解到他待人热诚、性情温柔后，倒也不再觉得厌烦了。

她一察觉到爱德华对埃莉诺有爱慕之意，便认定他们真心相爱，希望他们很快就会结婚。

“亲爱的玛丽安，”她说，“再过几个月，埃莉诺八成就要定下终身大事了！我们会想念她的，不过她将会很幸福。”

“啊，妈妈，要是离开她，我们该怎么办啊？”

“我的宝贝，不会离太远的。我们和她就隔着几里路，每天都能见面。你会得到一个哥哥——一个真正的、情同手足的哥哥。我很欣赏爱德华的心肠。不过，玛丽安，你干吗板着脸？难道你不赞成姐姐的选择吗？”

“也许吧！”玛丽安说，“我有点儿意外。爱德华非常和蔼可亲，我也很喜欢他。但他不是那种年轻人——他缺少了些什么，他的外表不起眼儿——我认为他不具备任何真正吸引姐姐的那种魅力。他两眼无神、缺乏生气，显露不出美德与才华。除此之外，他似乎没有任何嗜好。他对音乐没兴趣，他虽然欣赏埃莉诺的画，但那不是内行人的眼光。虽然埃莉诺画图的时候他总要凑过去，但他对绘画显然一窍不通。那是一个情人的眼光，而不是行家的眼光。我喜欢的人必须同时具备这两种眼光。跟一个趣味不相投的人在一起生活，我是不会幸福的。他必须与我志同道合——我们必须喜欢同样的书、同样的音乐。哦！妈妈，爱德华昨天夜里为我们朗读时，样子无精打采的，无聊透了！我真替姐姐担心，但她十分冷静，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我简直坐不住了！那么优美激昂的诗句，被他念得那么平淡无味，谁还听得下去！”

“我认为，他一定比较擅长读质朴风雅的散文，但你偏要他念考珀的诗。”